

## 從佛經、變文到寶卷—— 悉達太子故事之敘事衍變

廖秀芬<sup>1</sup>

### 摘要

從漢譯佛經到通俗的講唱，悉達太子故事情節的衍變，因為各類文體的性質，對情節的採用有其著重的方向。佛經為供僧侶頌唸或閱讀，字裡行間時而出現佛號、贊語等，使敘事時而中斷；而講唱作品有其實際的聽眾，所以取捨於佛經的情節，也要關注到群眾的心理，不免加入一些民眾所熟知的文字、文化、社會背景等。就算同樣是講唱作品，隨著時空的轉變，悉達太子故事的敘事方式也會因此產生變化，如變文主要還是遵循佛經故事為主；而寶卷則增添了說因果的意涵。

關鍵詞：悉達太子、敘事、講唱、寶卷、變文

---

<sup>1</sup> 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一年級

## 壹、前言

悉達為印度淨飯王的太子，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及修道、成道的故事，從印度傳到中國後，最初以傳記的形式被記載於佛經中，爾後佛教僧侶為了弘揚佛教、教化信眾的需要，便將佛經中有關悉達太子的生平事蹟加以改編，採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以韻散夾雜的說唱形式呈現給世俗民眾。為了使故事情節更貼近世俗群眾的心理，講唱者於情節的發展，往往增添民眾所熟悉的文化、信仰、風俗等，藉以引起民眾的共鳴，而達到弘揚佛法、渡化群眾的目的。悉達太子的故事，由艱深難懂的佛經轉變為通俗易懂的講唱作品，其中敘事的方法也產生許多變化。

有關悉達太子的事跡，主要被記載於佛教經典、講唱佛經故事的通俗講唱作品。在佛經方面，如《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佛本行經》、《佛所行讚》……。<sup>2</sup>在通俗講唱作品則有：唐五代變文與明清寶卷，其中唐五代變文有：《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變文》、《八相變》等，寶卷則有：《雪山寶卷》、《悉達太子寶卷》。悉達太子的故事由佛經中的佛傳故事到世俗化的講唱作品，以不同的體裁在不同的時空中傳播著，其故事情節往往因社會文化、傳播對象而有所轉變。通俗的講唱作品雖然源自佛經，但其中的情節，已經過講述者加以取捨、增刪、敷衍，同時還加入當時的思想、文化。悉達太子故事的敘事衍變，是為了符合世俗民眾的心理，使他們更樂於接受，故事所要傳達的意義，進而達到宣揚佛法、教化眾生的效果。由此可看出流傳於民間的敘述作品，擁有多樣性、選擇性的特徵，其取捨的標準是為了合乎當時的社會文化與民眾的心理，也藉此強調作品所欲傳達的思想內涵。

綜觀與悉達太子故事相關的研究現狀，主要圍繞在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意味或佛陀生平的研究。雖已有學者對唐五代變文中的悉達太子故事進行主題式的溯源研究，但關於寶卷中《雪山寶卷》、《悉達太子寶卷》的研究，卻較為少見。本文將以專門闡述佛陀生平的《佛本行集經》<sup>3</sup>為佛經的主要文本，再輔以其他佛經作為悉達太子故事，情節溯源的參照；接著，處理以講唱佛經故事為主的通俗作品，唐五代變文與明清寶卷中悉達太子故事的敘事衍變。唐五代變文有關悉達太子故事的講唱作品中，將以情節較為完備的《太子成道經》<sup>4</sup>為主要文本，再輔以其他相關變文<sup>5</sup>；明清寶卷則以清代刊本《雪山寶卷》及《悉達太子寶卷》<sup>6</sup>作

<sup>2</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4，高雄：佛光文教基金會，2002.3，頁9。

<sup>3</sup> 在佛經中有關悉達太子修道故事的記載，可謂不下百種，然而其中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主要記載釋迦牟尼的佛本生故事，而不似其他的佛經，只有部分記載佛本生的故事；除此之外，也有佛經通篇以韻文形式，描述佛本生故事者，如馬鳴菩薩造、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但對於太子修行故事的記載，沒有《佛本行集經》詳備，故採用《佛本行集經》作為悉達太子修道故事的溯源佛經，進行其在通俗講經作品之故事情節的比對分析。收於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長春：吉林出版，2007，頁辰-1205~1668。

<sup>4</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頁434~467。

<sup>5</sup> 唐五代變文有關悉達太子故事之寫卷為數不少，如《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吟詞》、《八相變(一)》、《八相變(二)》、《太子成道變文(一)》、《太子成道變文(二)》……。

為分析的文本，二書雖然皆講述悉達太子的故事，但其中的情節發展仍有差異，如車錫倫〈中國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中所提到：「『同卷異名』的現象在寶卷文獻中相當普遍，……同一寶卷的不同版本，內容、形式都會出現出入。比如清及近代民間教團印刷和傳抄的前代宗教寶卷，文字常常有詳略之別，內容也有改動。又如同一文學故事寶卷不同地區、時代的印本和傳寫人的手抄本，其中的故事情節、語言都會出現差別；有些可視為不同的改編本，大多數則是同一祖本在演唱和傳寫過程中的變異（包括卷名的改變）。」<sup>7</sup>由於二本寶卷的故事情節大同小異，故可同時採用，互為補充。藉以了解悉達太子故事，在不同體裁、時空、文化與階層傳播時，故事情節的增刪、演變情形及其中所蘊含的意義。

## 貳、佛經到講唱—悉達太子故事情節的轉變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佛經也陸續經由中國僧侶的漢譯，藉此傳播佛教思想。佛經中悉達太子修道、成道的故事，也因弘法、傳教的需要而廣為流傳。悉達太子故事於翻譯佛經中，仍帶有較濃厚的印度文化或宗教意味。當悉達太子故事在中國流傳一段時間後，因時空、社會、文化的改變，故事情節也同時發生衍變。這主要是為了使故事更貼近群眾，便在內容、形式上逐漸世俗化，故已從佛經中的佛本生故事轉變為民眾所津津樂道的悉達太子故事。如唐五代的講經變文與明、清的寶卷，由於講唱的對象，主要普羅大眾，講說者為了合乎民眾聽故事的心理，對於悉達太子故事，已非完全搬用佛經中的記載。而是在原有的佛本生故事中，添加當時民眾熟悉的人物、情節、信仰等，使聽眾對故事感到熟悉，進而產生共鳴。

悉達太子故事從佛經到唐五代變文的衍變情形，已有學者對此進行鉅細靡遺的分析<sup>8</sup>。此將針對明清寶卷《雪山寶卷》、《悉達太子寶卷》作為分析文本，同時與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的佛本生故事，進行悉達太子故事的溯源比對，分析、探討此故事從佛經到通俗講唱中情節的增刪、轉變。以下將悉達太子

---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已對悉達太子故事相關的講經變文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研究。其中有謂《太子成道經》與《八相變(一)》的異同：「《八相變(一)》與《太子成道經》頗有雷同之處，其甚者，則辭句完全相同，為其間相異之處，亦不復少。」(頁64)。又：「二者(《八相變(一)》與《太子成道經》)之關係，當係先有《太子成道經》之流行；然後，或有欲說盡如來成道之八相者，乃多採取當時流行之《太子成道經》，加以增飾，遂成別本。且二者之聽眾亦有不同，……《太子成道經》聽眾為庶民，《八相變(一)》為士宦，至為明顯；故後者又刻意求工，多所增飾，其理宜然。」(頁408)就羅氏的分析來說，上述這些講經寫卷，較為完備者有：《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八相變(一)》，且三者的內容大同小異，只是《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繼續敷衍羅睺與釋迦牟尼的宿世因緣。

<sup>6</sup> 《雪山寶卷》，又名《雪山太子寶卷》。此版本為清光緒二年(1876)杭州瑪瑙明台經房刊本，一冊。卷末題「大清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佛圓月敬抄，版存浙江省西湖瑪瑙明台經房印造流通，往大街獨教坊便是。」(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30，太原：山西人民初出版社，1994)頁499~578。《悉達太子寶卷》，簡名《太子寶卷》，又名《雪山太子寶卷》、《雪山寶卷》。此版本為清刊本。(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25)頁377~554。

<sup>7</sup> 車錫倫編著《中國寶卷總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頁154、178&iv~x。

<sup>8</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104，高雄：佛光文教基金會，2002.3，頁9~38。

故事分為三個階段，「太子的前世因」、「太子的今世果」、「太子出家修道」進行佛經到寶卷之間，情節、人物的比較分析。

## 一、太子的前世因

《佛本行集經》中有關太子的前世因，主要記載於〈發心供養品〉～〈受決定記品〉<sup>9</sup>。以下將以佛經與《雪山寶卷》、《悉達太子寶卷》進行情節的比較分析。

太子為了買花供養燃燈佛，而與一位女子結下來世成為夫婦的因緣。然而，二者的情節的安排有所差異。在《佛本行集經》中，太子前世之名為「雲」，被稱為「童子」。當時童子得知燃燈佛將到蓮花城說法教化，便想以鮮花供燃燈佛。但當時的國王下令，國內的所有香油及鮮花，均不得進行私人買賣，因為國王要把所有的鮮花供養燃燈佛。童子便四處尋花，發現一女子有七莖優波羅花，也是要獻給燃燈佛的，童子便以五百金錢，向女子購買五朵優鉢羅花，其餘二朵讓女子獻給燃燈佛。女子卻提出要生生世世作為童子妻子的要求，若你得道無法與我成為夫妻，我也就剃度出家學道。最後，女子與童子達成共識，女子將七朵優鉢羅花給童子並收下五百金錢，其中二朵是以此女子的名義獻給燃燈佛。

在《雪山寶卷》中的情節，關於太子的前世因，也是描述太子欲求花供燃燈佛的經過。雖然二者描述同一件事，但是描述的視角卻有所不同。《佛本行集經》中以故事中的主角「童子」為焦點，描述其欲以鮮花供燃燈佛，而到處尋求之。為了取得供佛的優鉢羅花，便與一女子結下生生世世為夫妻的因緣。《雪山寶卷》中的情節，「燃燈佛」不似佛經中的「燃燈佛」只是被供奉的對象，祂貫穿其中，成為故事的關鍵。首先，燃燈佛在結果園中說法，云：「若人有優鉢羅花七朵，來獻與我，方可成得正果。」<sup>10</sup>此世的太子是阿真國的太子，號曰：「忍辱仙人」也在此地，聽到燃燈佛的話，就馬上回國以七朵「金燈花」要獻給燃燈佛，但這並不是燃燈佛所說的「優鉢羅花」。接著，燃燈佛就提示太子，若要取得優鉢花，需遊歷東南西北四門。最後，忍辱仙人在燃燈佛的指示下，遇到擁有優鉢花的俄雲仙女，她便向俄雲仙女求七朵優鉢花。俄雲仙女提出一項要求，要忍辱仙人罰愿：「五百年後結為夫婦」，始將花給他，此罰愿的內容也是燃燈佛的指示。由佛經改編的講唱寶卷《雪山寶卷》，使燃燈佛成為故事中的全知人物，暗中指點忍辱仙人，且讓忍辱仙人與俄雲公主二人在四門相遇，且結下五百年後為夫妻的因緣。

然而，在《佛本行集經》中燃燈佛只是默默的考驗童子，並沒有給予直接的指點，完全看童子自身的表現。在《雪山寶卷》中燃燈佛的時時指點，拉近了聖、俗之間的距離，實現了民眾欲與佛陀親近的心願。且強調佛陀在民眾有疑惑時，是會暗中給予指點，讓民眾感受到心願有實現的可能。

<sup>9</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釋宗仰編修《頻伽經舍校刊大藏經》，長春：吉林出版，2007，頁辰-1208~1236。

<sup>10</sup> 《雪山寶卷》，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30，頁453。

## 二、太子的今世界

將太子到雪山修道前的故事情節分為，太子出生、童年、青年三個階段進行分析，主要為《佛本行集經》中的〈俯降王公品〉～〈捨宮出家品〉<sup>11</sup>。

### (一)太子出生

主要描寫太子出生時，所發生的神奇事蹟，《雪山寶卷》中，忍辱仙人投托梵王宮，皇后摩耶夫人懷胎十四個月時，摩耶夫人與梵王到後花園賞無憂花。摩耶夫人以右手攀枝，左手擡枝摘花，太子在萬神擁護下，由摩耶皇后的左脅降生，此時出現許多異常現象，「神龍使水以浴之，地發金蓮以乘之。聖子各踏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雪山寶卷》，頁 564)太子出生後，自然景觀有所改變，「江湖水清，枯木花開，天上萬神朝現。」(《雪山寶卷》，頁 567)接著，描述太子的樣貌與梵王命太師為太子算命，這二段情節，《雪山寶卷》從略未提，而在《悉達太子寶卷》中有詳細的描述：「兩耳垂肩天子相，雙手過膝帝皇身，面貌如滿月花容貌，相貌無比世無雙。」(《悉達太子寶卷》，頁 398~399)淨梵天王看見這樣的異狀及太子的樣貌，感到非常的不安，便宣陰陽監太師為太子相命，陰陽太師看太子「身如壯虎，行似蒼龍。」(《悉達太子寶卷》，頁 401)想必太子是天上古佛來降生的。

在《佛本行集經》中太子降生淨飯王國，在入住摩耶夫人右脅時，就發生許多不尋常的現象「是時此地，六種震動，……十八種相，悉皆普現。」(頁辰-1252)摩耶夫人還夢見：「有一六牙白象，其頭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裝牙，乘空而下，入於右脅。」(頁辰-1253)這時淨飯王便宣八婆羅門大占夢師來解夢，占夢師告訴淨飯王說：「夫人所夢，其相甚善，大王今者當自慶幸夫人所產，必生聖子，彼於後時，必成佛道，名聞遠至。」(頁辰-1253)將屆滿十月，摩耶夫人回娘家待產路途中經過嵐毗尼園，夫人立地以手攀波羅叉樹枝時，從右脅生下太子。太子出生「無人扶持，即行四方，面各七步，步步舉足，出大蓮華，已觀四面，目未曾瞬，口自出言：『世間之中，我為最勝。我從今日，身份已盡。』」(頁辰-1259)太子出生時的神奇景象：「菩薩初生，放大光明，障蔽一切所有光明。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菩薩初生，身放光明，障蔽日光。猶如晝星。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菩薩初生，一切樹木，一切藥草，隨時開敷。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頁辰-1259)回到迦毘羅城後，淨飯王召集相師，為太子論命、看相。相師回答淨飯王：「太子身有三十二大丈夫相。」<sup>12</sup>(頁辰-1267)此外，還有尊者阿私陀仙，前來探視太子，預測太子日後必出家，且成佛祖。到太子三十五歲時，必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私陀仙對於自己年已

<sup>11</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頁辰-1251~1337。

<sup>12</sup> 《佛本行集經》中對三十二好相，有加以羅列說明，由於全部羅列過於繁雜，僅將其中有提到與寶卷相同的相貌列出，如：「婆羅門言。三十二種大人相者。一者太子足下安立。皆悉平滿。二者太子雙足下。有千輻輪相。端正處中。可喜清淨。三者太子手指纖長。……。九者太子正立不曲二手過膝。……。二十九者眼目紺青。其三十者太子眉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具足柔軟清淨光鮮。三十二者頂上肉髻高廣平好。」(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頁辰-1267~1268。)

老邁，無法目睹太子修成正果，於是悲從中來。

二者對於摩耶夫人懷有生孕到太子出生之過程的描寫，明顯看出《雪山寶卷》、《悉達太子寶卷》對於佛經中的情節是有所選擇、取舍的。寶卷中捨去摩耶夫人懷孕前「夢白象」的胎夢，但保留佛經中太子出生時神奇的跡象，其中只有些微的不同，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鎮乾坤。」（《雪山寶卷》，頁466）更加具體的描寫太子出生時，異於常人的行為。還保留了相師為太子算命的情節，只是非印度佛教的「相師」，為「陰陽監太師」。由此可看出，寶卷的情節已摻入中國文化中陰陽算命的觀念。又有關太子的相貌，佛經中說太子具備「三十二大丈夫相」，而寶卷則以「兩耳垂肩天子相，雙手過膝帝皇身」來說明，雖然二者皆是要說明太子擁有異於常人的相貌，其中的「手長過膝」是佛經與寶卷都有提到的，但二著對於太子相貌的描述蘊含不同的文化思維。《佛本行集經》中的「三十二好相」是傳統印度公認偉大聖人的殊勝容貌，所以在佛經裡都說佛陀有「三十二好相，八十種好」。至於寶卷中的「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則是中國小說中常用來描述異於常人者的相貌。如《三國演義》中對劉備外表的描述，「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sup>13</sup>；又《西遊記》中對二郎神的外表也有這樣的描述「儀容清俊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sup>14</sup>等。寶卷中太子樣貌異於常人的描述，則採用中國小說中異人的特徵來加以描寫。

## （二）太子童年時期

由於《雪山寶卷》對於太子童年階段的情節相似但描寫得較為省略，故採用《悉達太子寶卷》的記載進行分析，太子七歲時，梵王宣蘇佑丞相，教太子讀書。太子問丞相：「你要教我讀什麼書？」丞相說：「宣讀儒書《論語》後讀《周易》、《春秋》。」太子卻在梵王面前說：「我只想讀天甲兵書、地甲兵書、護法伽藍書。」丞相奏曰：「此書天上有，世間無。」丞相被太子羞辱一番後，祝告上蒼，乞賜天書。太白金星蒙玉帝勒旨下降，化作一長者，到御花園中，高聲叫起賣書。丞相便急忙到御花園一探究竟，老者說明這些書是天上有世間無，且將書交予丞相，便不見長者蹤影。丞相便將這三卷天書獻給太子。（《悉達太子寶卷》，頁402~409）

《佛本行集經》中則記載太子八歲時，便在宮中跟婆羅門學者——毘奢婆蜜多羅，學習種種經書。淨梵王又勒令兵器專家——忍提婆，教太子學習兵器卻被太子拒絕。「一切諸技。皆悉棄捨。更不肯學。云我自解。何假須教。」（〈學習技藝品〉，頁辰-1283~1288）理由是太子天資聰明，悟性高，所有的技藝，太子皆無師自通。

以上二者的情節明顯看出，印度與中國文化的差異，寶卷中摻雜許多中國化與世俗化的內容。採用中國古代的官名「丞相」、教太子讀「儒家」典籍，同時採納民間宗教信仰的神明「玉帝」、「太白金星」。其中「丞相」為歷代採用的官職，從戰國開始一直沿用到明代<sup>15</sup>；而儒家思想，自先秦百家爭鳴，而成為顯學，

<sup>13</sup> 明·羅貫中、清·毛宗崗評訂《三國演義》，山東：齊魯書社，1991.1，頁5。

<sup>14</sup> 明·吳承恩《西遊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1，頁77。

<sup>15</sup> 「丞相」於戰國時代，為百官之首。秦以後為封建官僚中最高官職，輔佐皇帝，綜理全國政務；西漢初，稱為相國，旋改丞相，直到末年，改為大司徒；東漢末復稱丞相。魏晉以後，稱謂

其修身、齊、家治國等思想，早已深植中國漢族的心理。關於民間對「玉帝」的信仰，可說是漢民族對帝王崇拜的心理。在民間信仰的天上神國中，玉帝位居中央皇宮，像人間帝王一樣，每天聚集天上的文武大臣，處理天上、人間及冥界的各種事務。所有神靈皆聽祂調遣，自然界的一切在祂的指揮下運行。<sup>16</sup>至於「太白金星」則是玉帝身邊的文官，像是隨伺玉帝身邊的老臣、特使，往往身背一紙詔書，不斷往返人間與天上。在小說、民間故事中，祂的地位不斷上升，幾乎成為玉帝朝廷中的「丞相」，常為玉帝出點子，同時被派遣到人間執行使命。所以祂時而化為道人混跡人間，察訪民情，然後回到上天匯報玉帝。<sup>17</sup>如《西遊記》中祂是屢次勸玉帝召孫悟空到天上作官的和事佬。<sup>18</sup>由於寶卷傳播的對象，主要為社會中、下階層的民眾，講述者為了吸引聽眾，便採用他們所熟悉的人物、信仰移置悉達太子的故事中，讓聽眾對個故事產生共鳴，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 (三)太子青年時期

太子在十五歲到十九歲出家之前，生命發生重要的轉折。因為在這段時間太子對人生的短暫、無常有了深刻體驗，而使太子放下皇宮的榮華富貴，決心前往雪山修道。寶卷對太子青年的記載為，太子在十五歲時，代表國家到香山接受李天王國所下的戰帖「以無金寶進獻，若有人到香山地界能射透九重鐵鍋，退得百萬雄兵者，情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如無能退者，我為上邦，他為下邦，各起干戈。」（《雪山寶卷》，頁471）太子順利射透九重鐵鍋、退得百萬雄兵後，李天王便招太子為駙馬。但是公主為了確認與太子之間真有夫婦之緣，以拋繡球選親，若選中的真的是太子便跟他成親，若打不著太子便誓不成親，果然正中太子。太子與公主結為夫妻，在香山生活四年後，太子因想念父王、母后，便決定帶著公主返家。在返家的途中遇到一位道人，以「溝中蝦蟹」指點太子盡快前往雪山修行。

回到梵皇宮後，有一日太子隱瞞父王和公主，出宮門遊四門，一出城門，遇到一女子手抱嬰孩，接著遊歷東南西北門，分別看見老人、病人、死人與道人，前三門令太子對人生感到憂懼，最後得到道人的指示，決心放下是間的一切出家修道。太子遊歷四門的所見所聞，皆是燃燈佛所化，燃燈佛是為了讓太子看破人生百態，及早下定決心前往雪山修行。太子向梵王提出決心要出家的想法，梵王就將太子軟禁冷宮，連公主也苦勸太子不要出家，但都沒有奏效。最後太子由四大天王接往雪山前，以金鞭指公主，使公主懷孕，又留下檀香一柱、汗衫一件，待妳有難時，焚香、穿衫，我便來救你，說畢便往雪山去。

《佛本行集經》中則記載太子在十二歲時，「種種技能。遍皆涉獵。既通達已。」

---

不一。唐及北宋，無丞相之稱，而以其他官銜稱之。南宋孝宗分設左、右兩丞。到明代初沿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才廢去丞相之制。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3，頁663。

<sup>16</sup> 陳建憲《玉皇大帝信仰》，台北：漢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1，頁50~51。

<sup>17</sup> 同上註，頁52~53。

<sup>18</sup> 明·吳承恩《西遊記》：「孫大聖德道成妖仙後，鬧龍宮，大地府，逼得龍王、閻王告上天庭。玉帝大驚，打算派天兵天將去收伏。這時班中閃出太白金星，奏道：『陛下慈恩，可將此猴招安。』玉帝聽了十分高興，就降詔命太白金星前去招安。」，頁32-45。

(〈遊戲觀瞻品〉，頁辰-1288)有一次，一群童子在嬉戲，其中太子的弟弟提婆達多，以弓射中一雁。此雁墜落在悉達園中，太子企圖救治傷雁，但提婆達多卻遣人，向太子討回傷雁。太子要那人回覆提婆達多：「鴈若命終。即當還汝。若不死者。終不可得」(〈遊戲觀瞻品〉，頁辰-1289) 提婆達多不管傷雁死活，都要討回。最後，交由長老來裁決，結果判決提婆達多應放棄傷雁，這也造成悉達太子與提婆達多結怨。又有一次，淨飯王與太子及其他同族太子出遊，太子看見農夫及犁牛耕種情形，為他們的辛勞受苦感到憂愁，之後便於閻浮樹下，思維眾生的生老病死之苦。到太子十九歲，淨飯王位太子建造三殿，適合夏、冬、春秋不同季節居住的涼殿、暖殿、不寒不暑殿。淨飯王突然想起太子出生時，阿私陀說的話：「其若在家定當得作轉輪聖王。若捨出家必。得成就於無上道。」(〈遊戲觀瞻品〉，頁辰-1289)為了預防太子出家，淨飯王便幫太子取娶妃。淨飯王造許多金銀雜飾要城中諸女前來取拿，讓太子選妃子，最後淨飯王位太子立三宮，分別以耶輸陀羅、摩奴陀羅及瞿多彌為首，且各宮皆有二萬個嫖女。

太子婚後不久，有一作瓶天子，下凡點化太子，為了不讓太子在宮內，著於五慾，放逸縱情。使太子多次出宮遊歷，感受世間的無常。太子第一次出宮，出東門，遇到一位身體孱弱的老人。(〈出宮逢老人品〉，頁辰-1312~112。)太子第二次出宮，出南門在路上遇到身體羸瘦的病人。(〈道見病人品〉，頁辰-1316~1317)太子第三次出宮，從城西門出，看到路上有出殯的隊伍，床上躺著屍體，同行的人悲傷不已。(〈路逢死屍品〉，頁辰-1317~1318)作瓶天子為了使太子決心出家，此次太子出宮，從北門去，作瓶化作一僧人，點化太子「捨於一切世俗眾事。遠離親族。求解脫故。捨家出家。」(〈耶輸陀羅夢品〉，辰-頁 1319)最後，太子向淨飯王提出堅決出家的決心，「白父王言。唯願大王。今可聽我。我欲出家。志求涅槃。」(〈耶輸陀羅夢品〉，頁辰-1320) 淨飯王用了許多方法要阻止太子出家，但太子出家之心非常堅決，仍舊捨棄一切入山林修行。

此一階段的事情節，二者有許多差異的地方，《佛本行集經》中常以對比的手法，強調世間的苦樂。如生在皇宮的太子，享有榮華富貴，一生可以無憂無慮。但總有仙佛暗中點化太子，讓太子理解世間的榮華享樂，終究一場空，還是及早出家修得正果，以脫離世間的苦難。然而，貴為太子的悉達，在世間就不斷遭受苦難，先面臨生母早喪，這讓他對生命的有深沉的感受；與提婆達多結怨；看到生靈為了生存，所付出辛勞；及生命所要面臨的老、病及死等，都感到非常憂慮。而淨梵王為了不讓太子出家修道，用盡各種辦法，讓太子擁有一座皇殿、三妃、眾多嫖女。且在太子每次出遊都將道路淨空，只留下美好的風景，但作瓶天子依舊讓太子看盡人間之苦。

《雪山寶卷》中對於佛經的許多情節，並沒有一一採用，如他的母親並未早喪、他也未與提婆達多結怨。卻加入香山之戰為《佛本行集經》所沒有的情節，以此事件突顯太子年少血氣方剛、身強體壯，故可以射透九重鐵鍋、退得百萬雄兵。再加上「香山」此一地點，為宋代就開始流傳的《香山寶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香山寶卷》主要在描述觀音成道的故事。寶卷的作者採用民眾早已熟知



的人物、地點、事件，發展成故事中的某一段情節。使外來的佛教故事，以寶卷的通俗的講唱作品，流傳民間時，使聽眾了解佛本身故事，同時了解寶卷「說因果」的教化意義。

### 三、太子出家修道的過程

《佛本行集經》與《雪山寶卷》對於太子出家修道的歷程，《雪山寶卷》並沒有採用《佛本行集經》中所描述的內容。《佛本行集經》是記載太子出家後以苦行的方式修道。太子穿著袈裟以步行的方式到處苦行，路途遇到許多苦行的僧人，先向修苦行者跋伽先人學習苦行、又拜阿羅邏為師、拜羅摩子為師等。

《雪山寶卷》則是記載太子在雪山修道期間，梵王一再派人前往雪山阻撓太子修道，要將太子帶回梵宮。第一位前往雪山宣太子者為，曾給太子天書的蘇佑丞相，蘇丞相百般勸太子回宮，最後無功而返。第二位是陳林丞相，他帶領三千嫖女、八百嬌娥前往雪山，一到太子跟前，便教宮娥吹笙作樂。陳林用盡心機，太子依舊不動如山，陳林也不肯回宮，二人在僵持不下，太子便叫護法天神將所有人送回宮。第三位是王珍大將，他放起大火，焚燒山林，太子將舌尖咬破，望空中一噴，滿天紅雨，才將火熄滅。王珍大將宣旨：「若太子不下山，當斬手足回旨。」王珍大降便把太子手足斬下，但太子全無抵抗且一點也不感到疼痛，這令王珍感到非常慚愧和後悔。便將太子手足歸還太子，太子便將手足接回，且完全無傷痕，王珍大將見狀便決心出家，留在太子身邊。第四位是母后，太子依舊不動如山，母后見狀也不肯回宮。於是太子心生一計，引誘母后下山，表示願意隨母后下山。沒想到一群人走到半山腰，突燃跳出兩隻猛虎，一隻咬住太子，拖太子上山，另一隻將眾人趕下山。第五位是公主，太子還是堅決不回宮，公主也執意要留在太子身邊，當他的徒弟。太子命令公主閉目修禪，當公主睜開眼已在宮中。這時淨梵王已等不及公主回朝，於是親自上山找太子。淨梵王一見到太子，便令大將斬太子手足回朝。太子卻跟大將索取大刀，由我自己來斬斷手腳，太子用刀一畫將山便分為兩處，梵王在西邊，太子在東邊。梵王見太子有這樣的法術，大吃一驚，也就不敢再宣太子回宮。

梵王認為太子出家，公主所懷並非太子之子須加以根除，於是依蘇丞相之計，搭起綵樓，誘騙公主與其子上樓，然後放火燒之。公主與其子上了綵樓，公主便將汗衫穿上，燃檀香一柱，向西北大叫三聲「悉達速速來救我。」此時有一位大將上樓，將公主推入火坑，那母子二人卻駕著雲端，飛在空中。太子救公主與其子直往三十三天，焰羅天宮內。他們禮拜燃燈佛，佛乃將她受記，取名曰：「光相佛」，其子名曰：「寶華佛」。太子先度妻子次度雙親。後又回到山中禪定，此時文殊、普賢菩薩又對太子進行兩項測試「割肉飼鷹」、「捨身飼虎」，太子果然慈悲為懷，得燃燈佛授記，號曰：「釋迦如來」。

《雪山寶卷》太子出家求道的歷程，採取一而再，再而三的以難題考驗太子，以反覆敘述的手法，更加突顯太子出家修道的決心。考驗太子的難題，難度一次比一次高，也賦予太子神通的能力，在面臨不同的危機時，都可以順利化解。雖然與《佛本行集經》中太子出家苦行情節有所出入，但於燃燈佛授記前，加入佛

經中常見的太子於前幾世所受的難題考驗，「割肉飼鷹」、「捨身飼虎」<sup>19</sup>。《雪山寶卷》將佛經中，佛陀於某二世所受的劫難加以轉化，使太子除了接受家人不斷阻撓太子修行的難題外，還連續承受二次損害身體的苦難。大大強化太子的苦難，同時也放大了太子寧願為眾生萬物捨身，也不願看到眾生萬物彼此殘殺的慈悲心腸。這樣令人感到不捨與不忍的情節，必定震撼人心，世俗民眾必受到一心向佛、慈悲為懷的太子所感化。

### 參、講唱作品中悉達太子故事情節的轉變

變文與寶卷皆是韻散夾雜的通俗講唱作品，傳播的對象以世俗民眾為主。變文初以傳教為目的，故內容以講唱佛經和佛教故事為主要題材，後來在民間頗受歡迎，才轉而以講唱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而寶卷起初是同宗教或民間信仰活動結合的說唱文學形式，後來才轉變為帶有教化、娛樂的性質。由於變文與寶卷的性質非常相似，故將二者進行比較，藉以了解講唱者對於佛經的取捨有何異同，是否加入時人所熟悉的文化、信仰，使外來的佛教故事——悉達太子故事與人民更貼近。藉此可知通俗講唱作品，因傳播的空間、時間、對象的改變，故事情節也隨著這些變因而產生不同的變化。以下將就唐五代變文《太子成道經》<sup>20</sup>與明、清寶卷《雪山寶卷》作為比較的文本，分為「太子的前世因」、「太子的今世果」、「太子出家修道」三個階段進行分析。

#### 一、太子的前世

《太子成道經》與《雪山寶卷》分別採用不同佛經，作為太子的前世因的情節。《太子成道經》以《佛說菩薩本行經》<sup>21</sup>卷下，說明太子成佛以前的幾世劫難。而《雪山寶卷》則以《佛本行集經·發新供養品》為本，進行些微的改編，主要是敘述太子於五百年前與娥雲仙女所結下的姻緣。

《太子成道經》提到太子在降生人間前，先上生兜率陀天。之後才從兜率陀天降生到人間。有關「太子往生兜率陀天到下降人間」有許多佛經皆有提及，如《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異出菩薩本起經》、《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等<sup>22</sup>。而《雪山寶卷》則沒有採用「太子往生兜率陀天到下降人間」這段佛經故事，僅描述忍辱仙人與娥雲公主獻燃燈佛花後，坐化辭世，分別投託聖胎，娥雲公主生於李天王宮，忍辱仙人投托梵王宮。

#### 二、太子的今世

##### (一)太子出前

《太子成道經》述淨飯王因宮中無子而不樂，且夢到雙陸頻輸，大臣解之曰：

<sup>19</sup> 《佛說菩薩本行經》下卷：「爾時世尊往來七返。即便說言。我從無數劫以來。所作功德作大誓願。我今以此正真之行。除去一切眾生身病并除意病。佛言。我為尸毘王時。為一鴿故割其身肉。興立誓願除去一切眾生危嶮。摩訶薩埵太子時。為餓虎故放捨身命。」（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頁833）

<sup>20</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434~467。以下僅於引文後，標示頁數，不另加註。

<sup>21</sup> 《佛說菩薩本行經》，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長春：吉林出版，2007。

<sup>22</sup> 詳見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頁12~15。

「想必是因為宮中無子，所以頻輸。」(頁 435)此為佛經所無，應是當時流行之故事情節，如宋人話本《梁宮九諫》、《新唐書·狄人傑傳》等<sup>23</sup>，皆有「無子頻輸」的記載。接著，臣子啟奏淨飯王，可當向祀神求子。淨飯王與夫人便前往神廟，夫人發願：「若得男，神頭上傘蓋左轉一匝；若得女，神頭上傘蓋右轉一匝。」(頁 435)雖然，佛經之中有許多禱祠生子的故事，如《太子須拏經》、《賢愚經》等，但以傘蓋左轉示兆之事，則是諸經所無<sup>24</sup>，可能是當時求神指示的方法之一。

《雪山寶卷》則描寫淨王國天下太平，外國俱來進貢，皇后懷有身孕。《太子成道經》中安排淨飯王無子進而求子的情節，以預示夢來警告淨飯王，無子將頻輸，故向神靈求子，此突顯「子嗣」對皇族的重要性。

接著，《太子成道經》中述夫人作一夢：「夢見從天降下日輪，日輪之內，乃見一孩兒，十相具足，甚是端嚴。兼乘六牙白象，從妾頂門入，在右脅下安之。」(頁 436)淨飯王就請大臣來解夢。有關「入胎示夢」許多佛經皆有記載，如《修行本行經·菩薩降身品》、《佛說太子瑞應品》、《佛本行集經·俯降王宮品》等<sup>25</sup>。《雪山寶卷》則無「入胎示夢」的情節。

## (二)太子出生

《太子成道經》述夫人懷胎十個月與大王遊後園，夫人攀無憂樹，太子從夫人右脅之袖中生出。太子出生時無人扶接，東西南北，各行七步，蓮花捧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淨飯王看到太子出生時的現象感到驚訝，於是敕召相師占相，乃有阿斯陀仙人前來接敕，仙人抱得太子，悲泣不已。此太子出生的情節，主要取自佛經的記載，如《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樹下誕生品》、《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等。但《雪山寶卷》有部分細節與佛經的記載已有所差異，如「夫人懷胎十四個月，始生太子」、「太子從夫人左脅出生」、「由陰陽監太師為太子算命」。其中懷胎十四個月，是採取異於常人的描述筆法，來突顯太子的神聖性，此為文學作品中慣用手法之一。

至於佛經與變文《太子成道經》，太子皆由夫人「右脅」出生，《雪山寶卷》太子卻由夫人「左脅」出生，此似乎可以左右尊卑的概念來釐清。先秦時代「尚左」，「左吉右凶」、「左陽右陰」、「左尊右卑」的觀念盛行，在許多文獻皆有這樣的記載，如《老子道德經》：「吉事尚左，凶事尚右。」<sup>26</sup>、《儀禮·鄉射禮》：「凡尊者於左，將舉者於右。」<sup>27</sup>、《禮記·曲禮》孔穎達疏：「車上貴左」，「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sup>28</sup>到秦漢時，「左尊右卑」的觀念發生變化，轉而以「右尊左卑」為主，如《史記·陳丞相世家》：「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為次第一。平徒為左丞相，位次第二。」<sup>29</sup>、《漢書·趙堯傳》：「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可已強行。』」顏師古注：「是時尊右而卑左，故

<sup>23</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頁 16~17。

<sup>24</sup> 同上註，頁 17。

<sup>25</sup> 同上註，頁 19~21。

<sup>26</sup> 晉·王弼撰《老子道德經》，《新編諸子集成》3，台北：世界書局，1983.4，頁 18。

<sup>27</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十三經註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12，頁 147。

<sup>2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十三經註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12，頁 64。

<sup>29</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2002.12，頁 2061。

謂貶秩位為左遷。他皆類此。」<sup>30</sup>直到唐代，「右尊左卑」的觀念仍燃盛行，貶官既稱「左遷」，如《舊唐書·朱粲列傳》：「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慆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為賓客，後遭飢餓，合家為賊所噉。」<sup>31</sup>、《舊唐書·任瑰列傳》：「瑰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瑰知而不禁；……。隱太子之誅也，瑰弟璨，時為典膳監，瑰坐左遷通州都督。」<sup>32</sup>又《新唐書·崔仁師》：「後密請魏王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sup>33</sup>、《新唐書·褚遂良》：「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sup>34</sup>等。從以上文獻的記載可知，左右尊卑的觀念，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先秦時主「尊左卑右」，到秦漢則為「尊右卑左」且延續到唐代。所以漢譯佛經與唐代變文《太子成道經》，太子由夫人的「右脅」出生，表示太子尊貴的身分。至於《雪山寶卷》太子卻由夫人「左脅」出生，這或許可以就民間信仰的空間觀念來探討，如廟宇空間中的神像座落的位置，主神在中間，其他神祇則遵循，古時「左尊右卑」的觀念，將各種等級的神祇依序安奉。《雪山寶卷》中可能是遵照世俗約定成俗的「左尊右卑」的觀念，所以太子由夫人「左脅」降生。

### (三)太子娶妻

《太子成道經》中描述大王為太子娶妻，擇偶的方式，為太子登上採樓，知我手上有「金指環」之者，即為夫婦。此太子招親與佛經、寶卷中的情節皆不相同。雖然三者各有其擇偶的考驗，但其中皆安排「神通」的情節，讓受考驗者能順利通過試驗。《雪山寶卷》為公主上採樓，拋繡球選夫，繡球正中太子。《太子成道經》中太子還要求耶輸陀羅要「行三從」才納為妻。而此「三從」之說，於中國文化，由來已久，如《儀禮·喪服禮》：「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sup>35</sup>、《禮記·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sup>36</sup>等。寶卷由公主選親，故無此情節。

### (四)太子遊四門

《太子成道經》述太子與父王到王宮附近的田地，看到辛勞的農夫、烏鵲食蟲，產生悲愍之心。之後，太子多次與車匿出遊，第一次出遊到東門，看到一人為婦人生子奔走；第二次出遊南門，看見一位白髮面皺、形容憔悴的老人；第三次出遊向西門，看到一位非常瘦的病人；第四次巡於北門，看到橫躺在路便的屍體。太子每次出遊後，心情皆很愁憂，了解人生總要體會生、老、病、死之苦。在太子第五次一出城，看見一人，削髮、穿著染衣的師僧，經由師僧的指點，太子悟出家可免眾苦，故決心出家。佛經、變文、寶卷三者關於太子遊歷四門的情

<sup>30</sup> 漢·班固撰《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10，頁2096~2097。

<sup>31</sup>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5.3，頁2275。

<sup>32</sup> 同上註，頁2324。

<sup>33</sup>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5.2，頁3921。

<sup>34</sup> 同上註，頁4029。

<sup>35</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十三經註疏》本，頁359。

<sup>36</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十三經註疏》本，頁506。

節大同小異，其中對四門的安排有二種遊法，其一為，一次遊完四門；另一為，一次遊一門，分次遊完。寶卷為一次遊完，佛經與變文為一次遊一門。又，太子於四門所見之人也有所不同，寶卷與佛經中，太子所見之人為，老人、病人、死人及道人；而變文則為，生之事、老人、病人、死人。由於僅有四門，所以情節的差異不大，此情節的安排，主要是要讓生於皇宮，享有榮華富貴的太子，走到民間去體悟人生之生老病死之苦，就算貴為天子也無法避免。

#### (五)太子出家

《太子成道經》述太子留下一瓣美香給夫人，又以玉鞭指耶輸腹，使其有身孕，便前往雪山修行。在佛經中多言太子出家前夕，宮人綵女悉皆熟睡，惟車匿與一馬隨其出城，故無贈香叮囑之事。<sup>37</sup>至於以鞭指耶輸致孕之事，佛經僅有類似的記載，如《太子瑞應本起經》：「太子至年十七，王為納妃。（中略）太子雖納，久而不接，（中略）傍側侍女，咸有疑意，謂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身。」<sup>38</sup>但又與變文、寶卷皆為太子前往雪山以前，以鞭指爺輸致孕的情節有所不同。此情節是否為變文直接影響寶卷，目前還未尋得有利的證據，故不法證實。

《太子成道經》描述太子出家後十月，耶輸生子，大王大怒，令人推其母於火坑。耶輸乃焚香發願，火坑遂變成清涼之池，池內有兩朵蓮花，母子各坐一朵。父王才相信，耶輸所的話，其所生之子為太子之子。此情節主要來自《雜寶藏經·羅睺羅因緣》：

時聞子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問前走使女言「是何哭聲，將非我子死耶？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唱言：「怪哉！極為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摩耶）即時向佛方所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斯子，若實不虛猶六年在胎中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己身。處蓮花上。」<sup>39</sup>

由此可知，變文與寶卷中梵王將耶輸與其子推入火坑燒死，耶輸將太子先前留下的美香/檀香點燃，求救於太子，火坑變作清涼池，變文中母子乘蓮花，寶卷中母子乘雲朵。雖然此二者的情節皆取自佛經，但其中增加藉燃美香／檀香傳達求救訊號的情節，較不同與「神通」的手法，此增加故事的多樣性。

### 肆、悉達太子故事世俗化的演變

<sup>37</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頁36。

<sup>38</sup> 支謙譯《佛說太子應瑞本起經》，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頁辰-1748。

<sup>39</sup> 吉迦夜、曇曜譯《雜寶藏經·羅睺羅因緣》，釋宗仰編修《頻迦經舍校刊大藏經》，頁宿-1688~1689。

悉達太子故事在佛經中，以佛陀傳記的形式呈現，其中除了記載太子出生到修道的過程外，還傳達了一些佛教義理，及佛教原始發源地——印度的文化與習俗。由於寶卷的著重於說因果，其中《雪山寶卷》為宗教故事寶卷，有其弘法、渡化眾生的意義，故捨棄佛經以講理呈現佛教義理，轉而以故事、事跡的形式傳達佛經中的義理。讓世俗民眾藉由聽故事的方式，了解佛經中慈悲為懷、勸人為善、捨身度化眾生萬物等概念。以下將就《雪山寶卷》中對佛經之悉達太子修道故事之取捨與其衍生、添加的情節進行探討，藉以了解悉達太子故事如何從佛經佛本身的故事轉變為世俗化的講唱作品。

## 一、《雪山寶卷》未採用佛經之情節

雖然佛經經過漢譯，但內容不免還保存著佛教發源地——印度的文化、習俗、信仰等。如「童子以布鋪地迎佛」、「摩耶夫人的胎夢——白象入胎」、「摩耶皇后回娘家生產」等印度習俗。《雪山寶卷》將對於民眾來說較為深奧的內容也加以捨棄，如「往生兜率天」的情節。又為了符合民眾偏愛喜劇、大團圓的心理，將「太子喪母」及「太子與其弟提婆達多結怨」的情節一併排除。將未採用佛經的情節依太子前世及今世二階段進行分析。

### (一)太子前世

太子往生兜率天到降生人間，「兜率天」《佛經大辭典》：「(界名)兜率，此翻知足，謂於五欲境知止足故。此天依空而居。人間四百年，為此天一晝夜。則人間十四萬四千年，方為此天一年。若此天壽四千歲，則該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年矣。」<sup>40</sup>又《佛本行集經》：「又諸菩薩，復有一法，命終之後，必生天上，或高或下，不定一天，而其一生補處菩薩，多必往生兜率陀天。」(〈上託兜率品〉辰-1242)由此可知，「兜率天」是天界寧靜、喜悅之神居住的地方，按照慣例，所有菩薩在最後一次降生人世前，必須先到兜率天。據以上佛經的記載，人間四百年相當於兜率天的一日，而神在該天的壽命，是該天的四千年，又名「知足天」<sup>41</sup>。此對沒有佛學概念的民眾來說，是無法理解何謂「兜率天」。若此概念置於寶卷進行講說，對世俗民眾來說，似乎過於深奧，同時破壞了故事的流暢性，須花一些篇幅介紹來「兜率天」。

### (二)太子今世

摩耶夫人的胎夢——白象入胎，中國的胎夢為「夢龍鳳」，此處卻為「夢白象」。然而，「白象」為佛經中經常出現的動物，可從《佛教辭典》對「白象」在佛經中的作用來理解，「象有大威力，而其性柔順，故菩薩自兜率天降下，或乘六牙之白象，或自化白象而入摩耶夫人之胎。」<sup>42</sup>此顯示了印度將「白象」視為

<sup>40</sup>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7，頁1942。

<sup>41</sup> 「(界名)兜率天也。名義集二曰：「兜率院，此云妙足，新云睹史院，此云知足。」彌勒之淨土在此天。」同上註，頁1942。

<sup>42</sup> 其他佛經也有相似的記載，如《瑞應本起經》、《因果經》、《普曜經》、《止觀二》、《同述記》、《法華經·普賢勸發品》、《普賢觀經》、《宗輪論》等。其中《瑞應本起經》曰：「菩薩初下，化乘白象，貫日之精，因母晝寢，而示夢焉，從右脅入。」；《因果經》曰：「爾時菩薩，觀降胎時

祥獸，太子化為象來投胎、或為菩薩的坐騎，此與中國人對「龍」的概念相同。

摩耶皇后回娘家生產，《佛本行集經》：「爾時菩薩聖母摩耶，懷孕菩薩，將滿十月，垂欲生時。時彼摩耶大夫人父，善覺長者，即遣使人，詣迦毘羅淨飯王所(摩訶僧祇師云摩耶夫人父名善覺)。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懷藏聖胎威德既大。若彼產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終。我意欲迎我女摩耶還來我家，安止住於嵐毘尼中。共相娛樂。盡父子情。」(〈樹下誕生品〉，頁辰-1256)此主要描述摩耶大夫人的父親，以女兒生子，恐其命終，所以請求大王，讓摩耶返娘家生產。在古印度，確有懷孕婦女必須回到娘家生產的習俗。以上情節皆是寶卷所不採納的，或許是因為文化、習俗的差異，所以將描寫印度習俗的情節加以捨棄。

在《佛本行集經》中，太子年幼喪母，摩耶在太出身七日後過世，「摩耶夫人，壽命算數，唯在七日，是故命終。雖然但往昔來常有是法，其菩薩生，滿七日已，而菩薩母，皆取命終。何以故。以諸菩薩幼年出家，母見是事，其心碎裂，即便命終。」(〈姨母養育品〉，頁辰-1280)及太子於十二歲那年與其弟提婆達多結怨等情節。喪母與結怨皆未被寶卷所採納，其中未採納喪母一事，是為了讓太子在健全的家庭成長，享有人間至樂，雖然太子享有完整的家庭，最後他依然要捨棄父母出家。而未採與弟結冤，是因為寶卷集中焦點描寫太子出家與父親堅決反對的情，未與其他皇族有任何關聯。此突顯了寶卷以世俗的眼光及心理來描寫悉達太子求道的經過。

## 二、《雪山寶卷》衍生、添加的情節

寶卷喜以反覆描述的手法，使聽眾對情節更加熟悉，同時達到強調、前後呼應的效果。如「遊四門」，於太子前世求花獻佛的情節，就安排忍辱太子前往東南西北門遊歷尋花。安排太子於前世遊歷四門，在求花的過程一再碰壁，最後才以與女子結為夫婦的約定，得到七朵憂益羅，同時與結下來世姻緣。故事發展到太子今世，一樣有遊歷四門遭遇老人、病人、死人、道人的情節。

其中還在太子青年時，加入「香山之戰」的情節，此「香山」一詞的，似乎是來自，宋代以後，廣為流傳的《香山寶卷》<sup>43</sup>。「香山」是妙善修道、成道的地點，由於《香山寶卷》流傳久遠，故《雪山寶卷》中出現「香山」一地也不會令人感到陌生。除此地名外，《雪山寶卷》中在雪山修道，遭受許多的阻撓，其中陳林放火燒山，太子將舌尖咬破，往空中一噴，滿天紅雨，火才熄滅的情節。於《香山寶卷》也有出現，妙善父王為了招回在白雀禪寺的妙善，以火燒寺，這時妙善「抽下竹釵，口中刺雪，……含血向空噴一口，即時發起滿天紅，青烟化作

---

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眾妙香，散天妙華。隨從菩薩。」。又象為普賢菩薩所乘。是表菩薩之大慈力也。如《法華經·普賢勸發品》曰：「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等等。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頁 909。

<sup>43</sup> 鄭振鐸〈佛曲敘錄〉：「《香山寶卷》為許多最流行的寶卷中之最古者。相傳為宋·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而作者。一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簡集》共二卷。」《中國文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81，頁 3。

烏雲起，血成紅雨如傾。」<sup>44</sup>由此可知，寶卷的撰者，將當時為人所熟知的《香山寶卷》的部分情節加以採用，使民眾對《雪山寶卷》的情節倍感親切，藉此可知，寶卷之間的情節，有互相取材，各自敷衍的情形，用意在增加聽眾對寶卷故事的接受，同時達到傳播的效果。

## 伍、結語

佛經雖然已漢譯，但其中還留有梵文的唱佛、贊佛的文字，此往往打斷故事的敘事，再加上佛經主要是供僧侶唸誦或閱讀，其傳播的範圍有所侷限，不利於世俗中傳播。然而，在通俗的講唱作品中對太子故事的描寫，因講說的對象為社會大眾，為了使群眾更容易接受，故對佛經之悉達太子修道故事加以轉換。以佛經的佛本生故事為骨架，加以渲染，將其中古印度文化的內容刪除，加入民眾所熟知的中國文化、信仰、習俗等，使故事更加豐富、生動。

在思想上，變文依舊保留佛傳故事弘法、勸人皈依、度化眾生的內涵，而寶卷則在這樣的基礎上，增加寶卷說因果的內涵，故對中事件的描述，皆加入前世因導致今世果的情節。使因果報應深植人心，教育民眾今世要時時行善，常懷慈悲之心，來世才會有好的果報，以達到勸人及時為善的目的。以通俗的故事、神通的情節，傳達佛教的重要思想，使民眾更樂於接受，也使得悉達太子故事，為人所津津樂道，流傳久遠。

---

<sup>44</sup> 《香山寶卷》，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26，頁546~547。



## 主要參考文獻(以姓氏筆劃為序)

### 一、專書

-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7。
- 王 弼撰《老子道德經》，《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1983.4。
- 司馬遷撰《史記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2002.12。
- 西代錫、陳曉紅《失落的文明——古印度》，香港：三聯書店，2004.4。
- 吳承恩著《西遊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1。
- 周燮藩等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10。
- 班 固撰《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10。
- 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太原：山西人民初出版社，1994。
- 陳建憲《玉皇大帝信仰》，台北：漢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1。
- 黃 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
- 劉 昉等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5.3。
-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5.2。
- 鄭 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十三經註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12。
- 鄭 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十三經註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12。
- 羅貫中著、毛宗崗評訂《三國演義》山東：齊魯書社，1991.1。
-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高雄：佛光文教基金會，2002.3。
- 釋宗仰編修《頻伽經舍校刊大藏經》，長春：吉林出版社，2007。

### 二、期刊論文

- 王鍾承〈釋迦牟尼的前世今身——天佑二年銘舍利佛塔札記〉，《故宮文物月刊》23：4=268，2005.7，頁 78~85。
- 李坤寅〈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格分析〉，《中華佛學研究》：8，2004.8，頁 149~278。
- 胥洪泉〈讀《太子成道經》三題〉，《西南師範大學學報》30：6，2004.11，頁 165~168。
- 陳開勇〈須大拏與悉達〉，《敦煌學輯刊》2008：2，2008，頁 121~126。
- 鄭芷人〈佛陀的生平〉，《東海大學哲學研究集刊》11，2006.7，頁 109~207。